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去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音扶凡發語辭及語已辭雖辭又有所指之辭爲虛字同上音大夫一夫百夫千夫爲實字音字後不復音故此類推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

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
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
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
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音潮凡朝廷朝覲朝見同惟朝
夕朝暮作陟遙反後放此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
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恊之聲律而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
巡守舒救反所守也守之也爲之守也天子巡諸侯所守曰巡守諸侯爲天子守守亦曰守
皆仰去聲讀注守攻守有守守而勿失之類作上聲讀亦必陳而觀之以
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與浸同漸也以陵

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盧昆反〕之去〔丘舉反撤去之去從上聲求去之去從去聲放此類推〕其重〔傳容反〕複〔方六反〕正其紛〔敷文反雜也〕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丘寒反削也字从干从刀〕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

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
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
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
言者樂（盧各反）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
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
（去聲詳見綱領）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
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
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
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
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

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即協反浹洽潤澤周徧也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一笑反會也一作伊消反求也亦通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古慕反詁訓通古今之言也亦作故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

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以水反應聲唯
而退余時方輯音集斂也聚也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古玩反為冠之首曰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
子新安朱熹書

詩朱子集傳凡例

一詩三百一十篇其用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何莫非於詩見之特以古今名物之詳制度器數之具雖博識強記者有所未盡知焉廬陵羅君中行博學而善記慮學者稽考之難乃以金華許益之先生名物鈔會衆經及諸傳籍參互考訂以爲音釋録於經傳之左以遠其傳雖與朱子所註間有異同而不乖於大義學者開卷之頃不待考之他書一覽可盡其旨趣矣

一觀詩之法當明六義固不可玩心章句之末而名物度數亦不可遺也蓋道即器也器即道也惡可岐而二之哉若名物鈔者博而取之於經史凡天文

地理昆蟲草木著見之實變化之跡皆隱括而無遺非洞達弘識者其能然乎觀詩必以爲訓詁之末而忽之可也

一古今名物之理雖聖人猶必待學以驗其實况聖著乎毛詩三百餘篇備比興賦之體其間名物制度居其半焉舊無釋音往々貫檢閲之功稽考之勞今因名物鈔而觀夫纂言記事之要則詩之義無餘藴矣

至正辛卯孟夏
雙桂書堂重刊

思無邪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其用歸於使得其情性之正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爲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朱子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變風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變大雅
周南 召南	邶至豳 十三國	鹿鳴至菁莪	六月至何草不黃	文王至卷阿	民勞至召旻
二十五篇	一百三十五篇	二十二篇	五十八篇	一十八篇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經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魯商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爲況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 語錄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
[illegible]
之體也[illegible]
三緯之[illegible]
歸皆推不待[illegible]
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illegible]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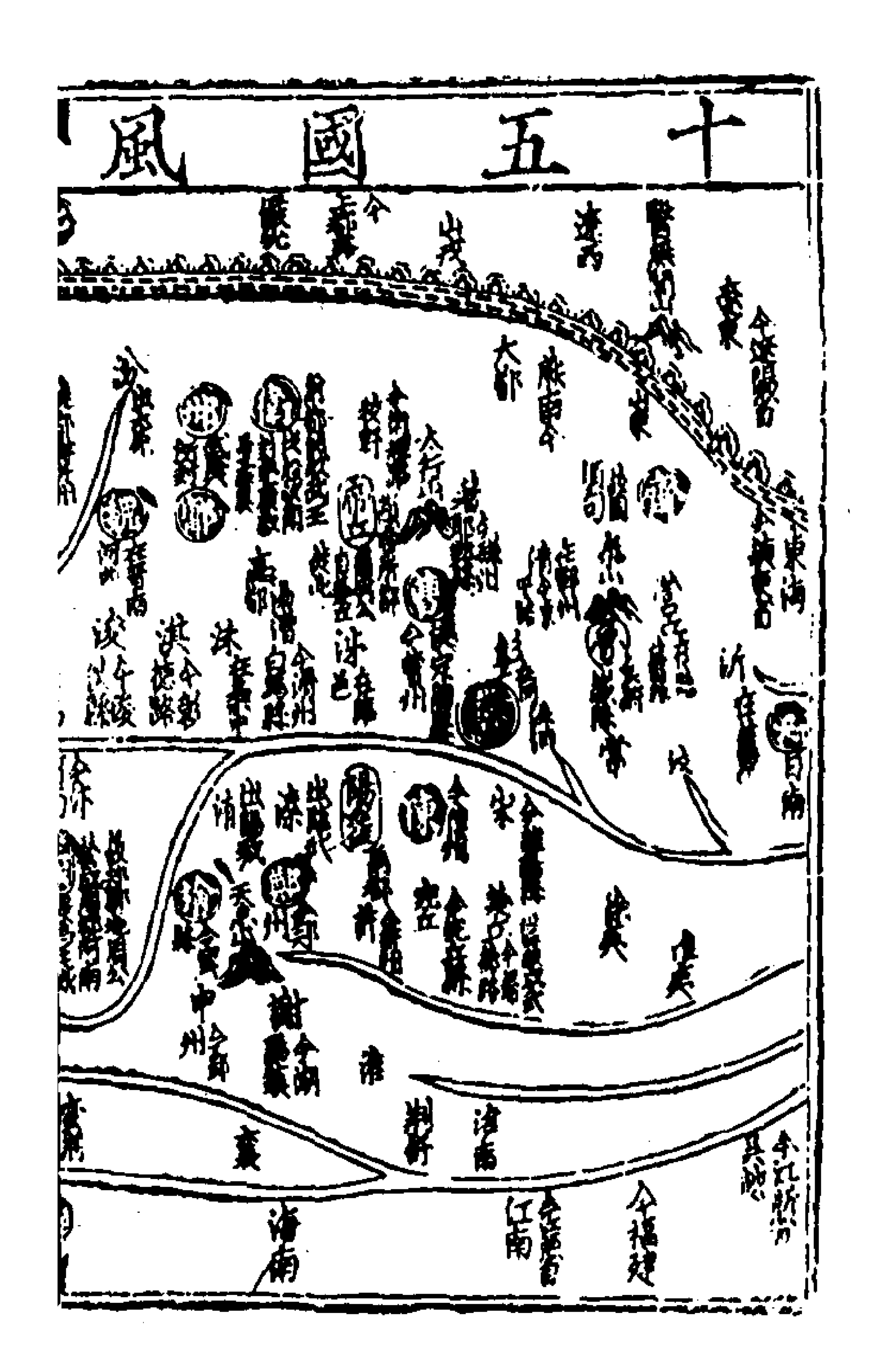
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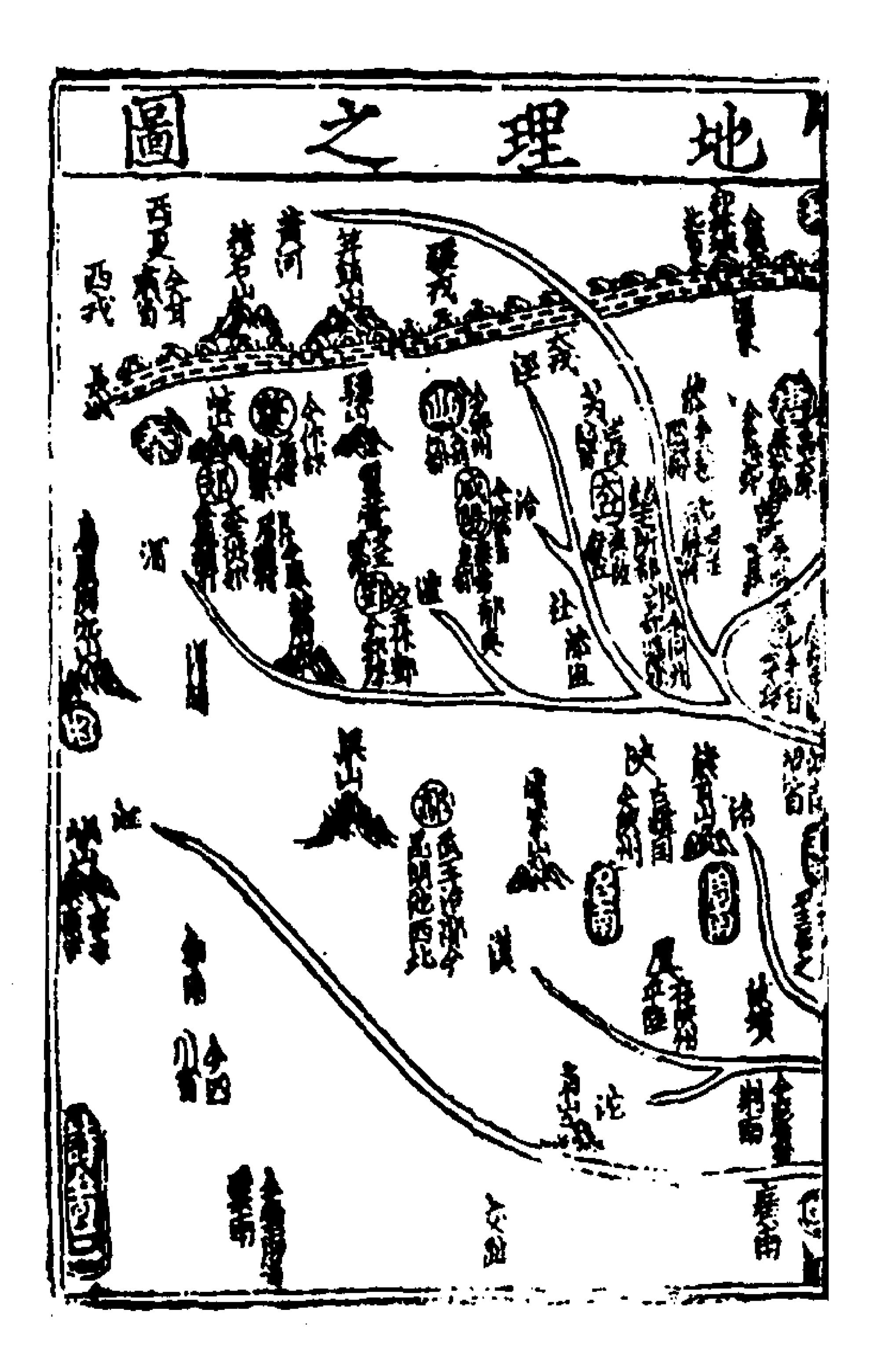
賦比興兼義

類	篇章
賦而比	頍弁首章　小弁八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　黍離　氓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比而興	下泉　氓三章　綠衣
興而比	關雎　漢廣　椒聊　巧言四章
賦興又比	頍弁二章三章
賦其事以起興	泮水首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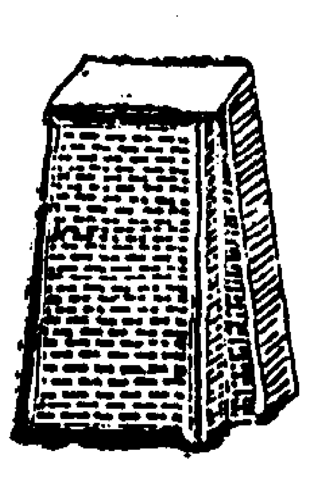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義有取義於比而緣
衣兼於興兔罝兼於興也
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也
自有不同者學者不可
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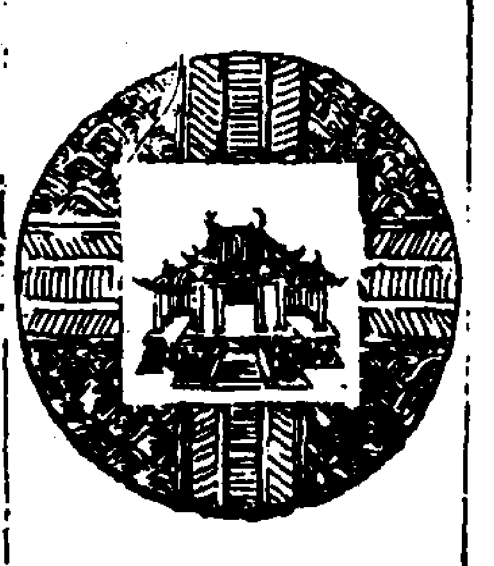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
興不說出那箇物事是
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
有游女不可求思緒君子作
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關雎亦然皆是兩體
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
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十五國風
今福建
東海
江南


地理之圖
西戎
黄河
渭
江
漢
交趾

靈臺辟廱之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璧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云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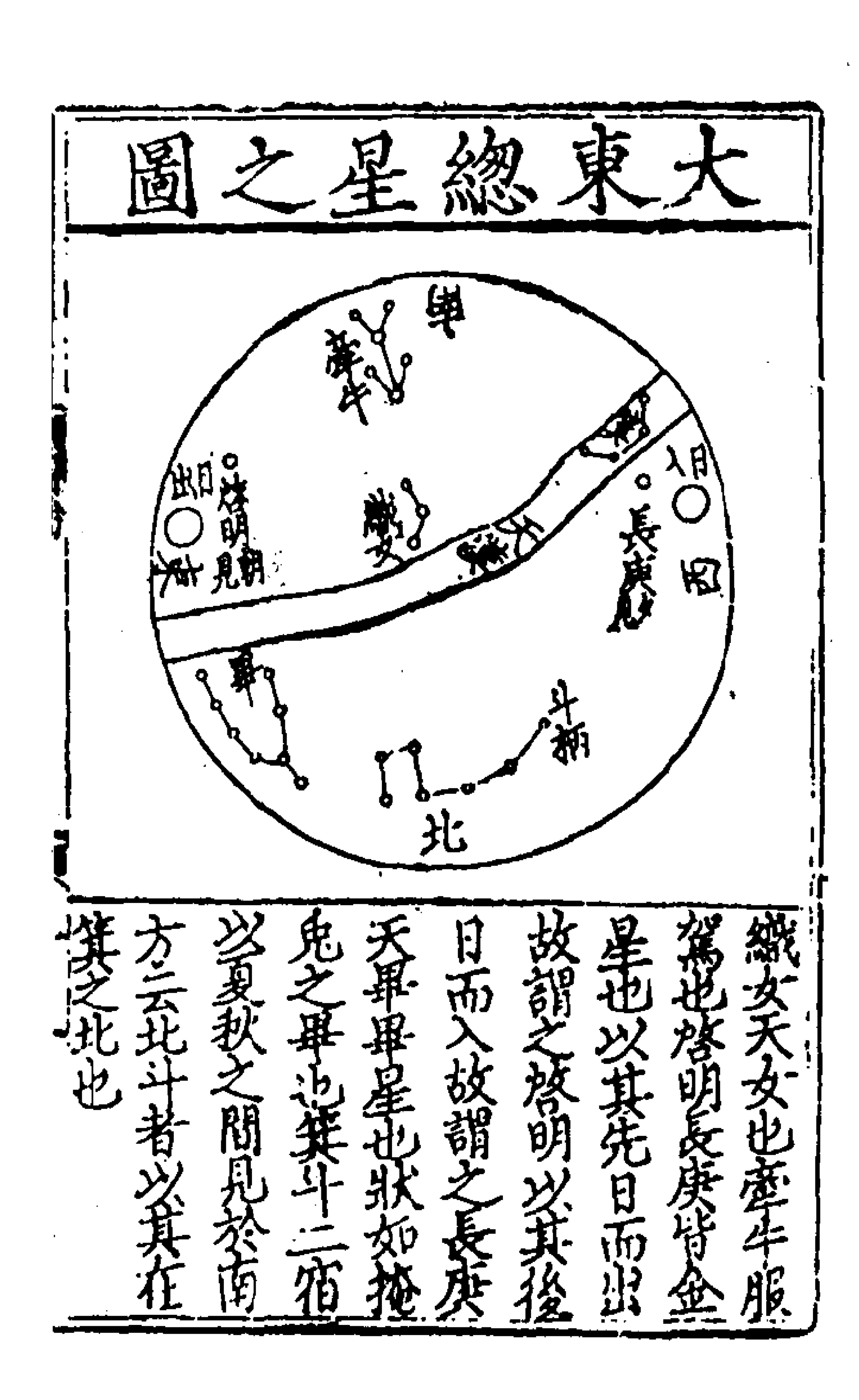
皐門應門圖

泮宮圖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皐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五月昏中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旦中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火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井　鬼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即營室

西　度以日出之景

東　度以日入之景

臬

楚宮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南

日中

日

日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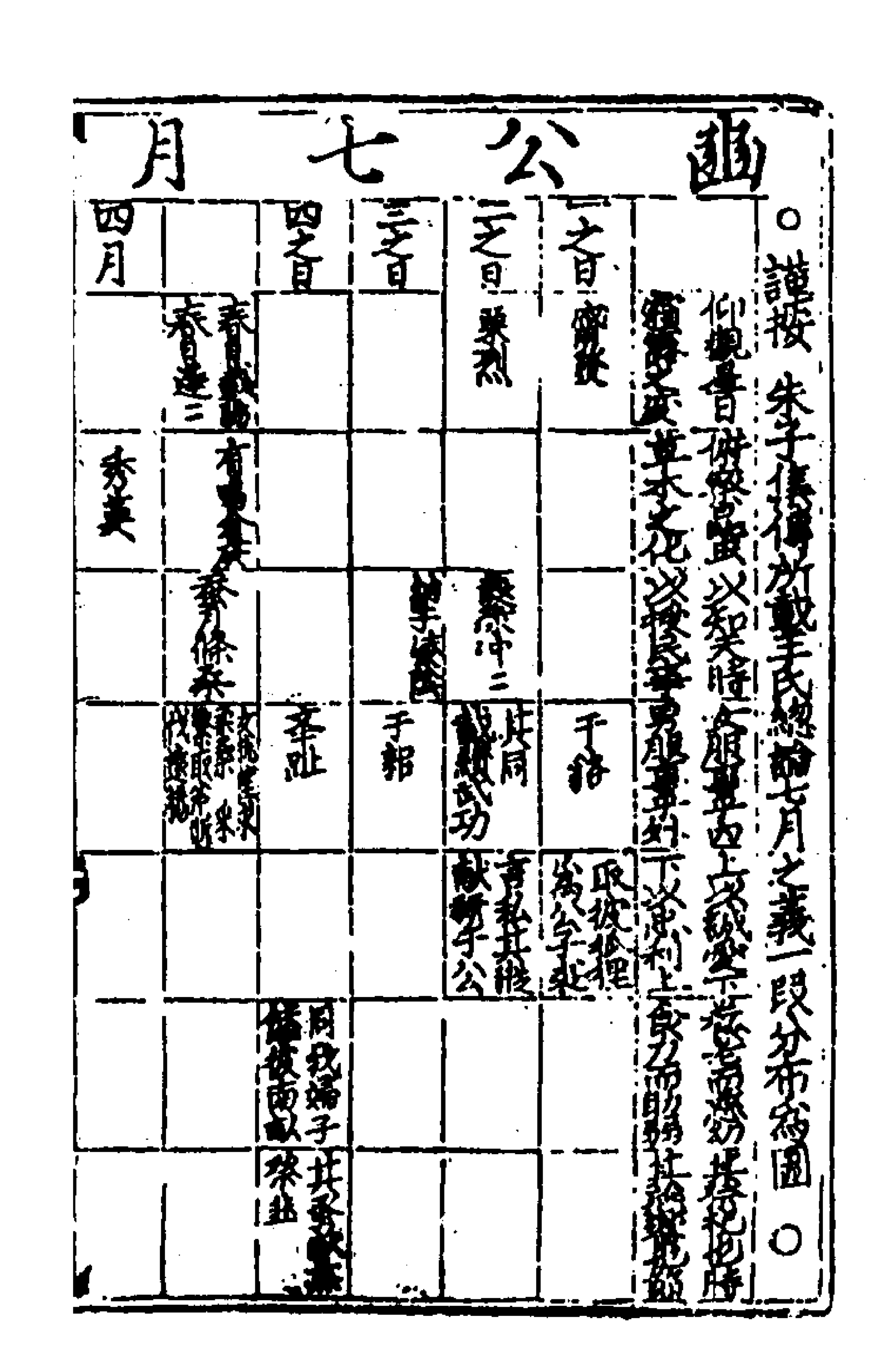
北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者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

○謹按 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爲圖○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風化之圖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流火		肅霜	
斯螽動股	莎雞振羽	鳴鵙 在野	萑葦 在宇	在戶 授衣	蟋蟀入我牀下
				築場圃	納禾稼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為公子裳 剝棗		
	食鬱及薁	食瓜 亨葵及菽	斷壺	叔苴	

一之日[illegible]一陽之月。二之日[illegible]二陽之月[illegible]其[illegible]月之日[illegible]此。朱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illegible]皆[illegible]夏正也。[illegible]詩中載一歲事獨缺二月[illegible]春日[illegible]及三[illegible]不言何月令[illegible]於二月四月之[illegible] 三月之詩[illegible]

冠服圖

冔

文王

冠名殷曰冔周曰弁猶冔幠裝而冔冠也

臺笠

都人士

臺夫須也即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為笠所以禦暑禦雨

弁

淇奧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緇撮

都人士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太古冠

衣裳圖

玄衮衣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龍首卷然故謂之衮

羔裘豹飾

唐羔裘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裘袪褎皆袂也然袂大而袪袖小

狐裘

檜羔裘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弓

小戎

敦弓天子之弓彤弓諸侯之弓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取幹角以寒漆筋絲爲之

矢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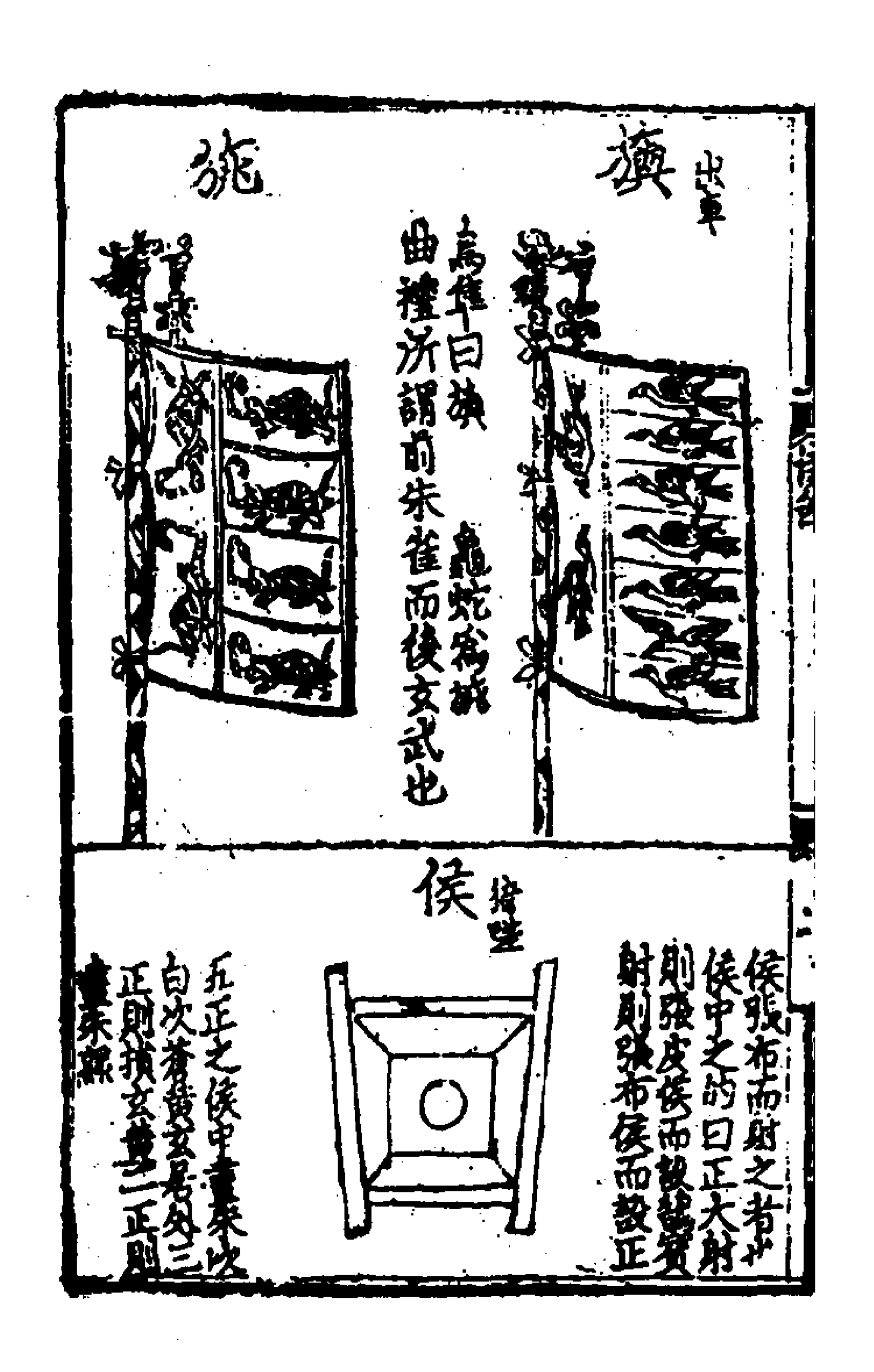
虎韔

車攻

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交韔二弓交二弓於韔中也

魚服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背皮斑文可爲矢服



旟
出車
鳥隼曰旟　龜蛇爲旐
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旐
侯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大射
則張皮侯而設鵠賓
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
白次蒼黃玄居外三
正則損玄黃二正則
畫朱綠

旂

出車

交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旄

干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干旌

旌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体

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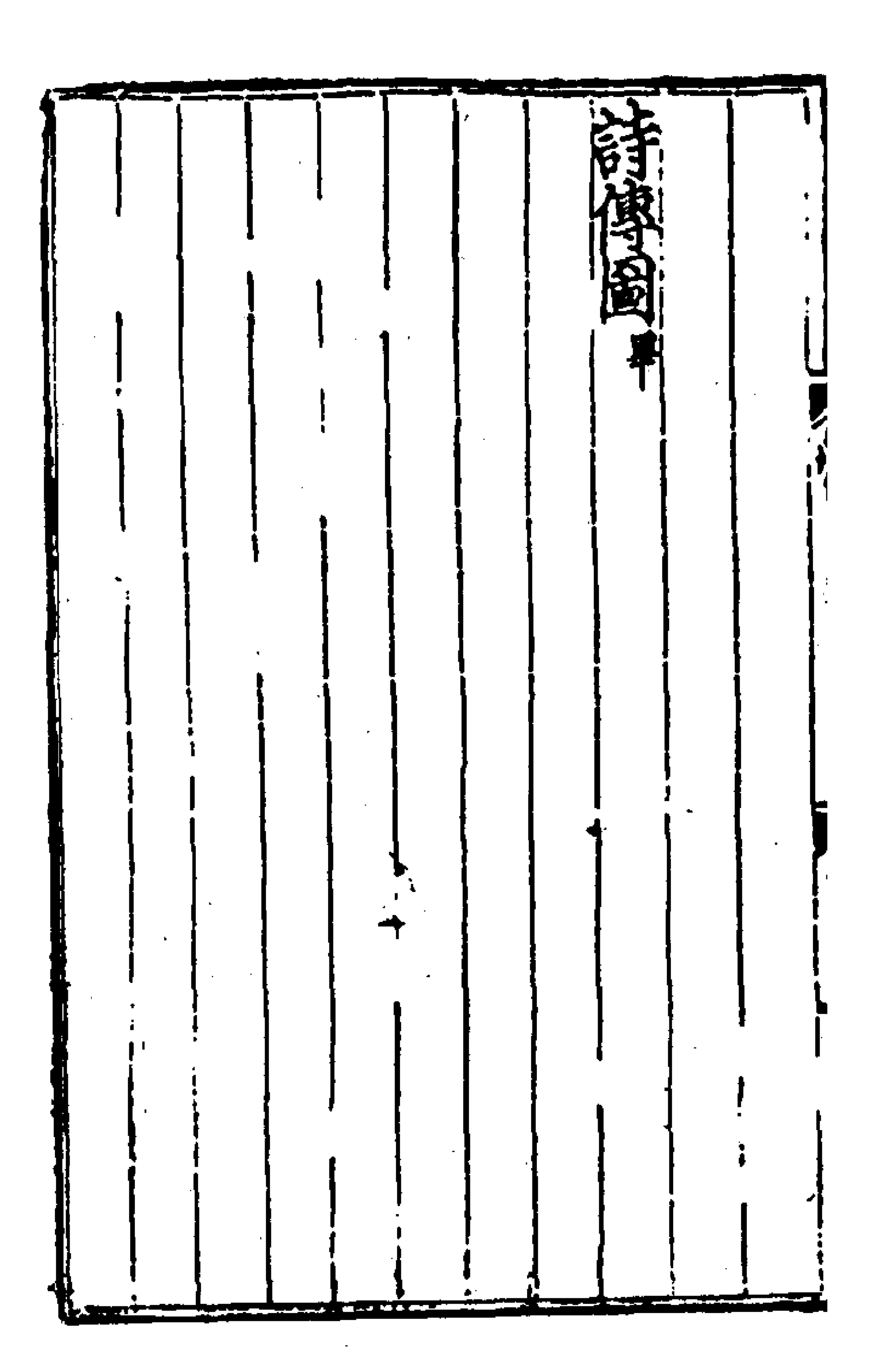
車攻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鞞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戎服也



詩傳圖畢

詩傳綱領　　　　　　朱氏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心有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

音釋　惡去聲見音現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聲不止於言凡嗟歎咏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

音釋　治直吏反

此字本平聲陳凡反凡未治而攻之者則平聲治天下治絲治水治玉治兵治獄之類是也爲理與功效則去聲國治天下治聖人之治致治已同歸于治之類是也後平聲者不音準此類推孔穎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知其言而結續之也疏音疎數音朔

故正得失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音釋艾音刈○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音釋語錄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礼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後同五曰雅六曰頌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蓋眾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

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
不可以不知也 音釋 詩之六義如網之綱如衣之領如車之管轄管車轄諸鐵也轄車軸頭鐵也分
扶問反語錄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緯于貢反 ○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福鳳反○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
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
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寓不以正諫而
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音釋 金氏曰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
孔疏動聲曰歌長言曰詠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

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音釋

卷音權邶佩豳音彬音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風福鳳反○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豈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誦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而失之矣

音釋

紬繹音抽

亦皆如紬繹之尋引其端緒也瞽矇疏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眹謂無目之眹脈矇諸瞍有眹脈而無見也以其目無見則心不移於使有目者爲之盡臺跡瞍即令之青盲

傳言經傳史並同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義者固已多矣○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所謂上以風化下言天下之事刑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形者躰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躰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音釋

語錄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亂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復扶又反語錄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尔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叶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音釋金氏曰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胄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典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傲音止蔟音湊洗音洗蕤音蕤射食亦反下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音釋金鐘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說見大序以六德為之本中和祗庸孝友以六律為之音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音釋間去聲周礼又謂之六間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音釋 史記司馬遷作去上聲下同重平聲見賢遍反○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音釋 易以豉反漬疾賜反○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曰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

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

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南容三息暫反

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七計反之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去聲於四方不達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

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歷各反富而好去聲禮者也子貢

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故以二言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浹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

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尔　音釋胖音盤大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

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言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

是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 音釋 諂與平聲 復扶又反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 來者其所未言者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 音倩 美目盼兮 普莧去聲 素以為絢兮 音縣 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音釋 口輔扶雨反頰肥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音釋 按考工記周禮司空之篇亡漢儒錄此三十工名考工記以備數耳繪素即記所謂白受采之義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孟子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音釋〔孑音結無右臂貌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顥字伯淳頤字正叔〕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上聲下同〕而識美刺〔去聲〕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〇

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

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子（載字子厚）曰置心平易（去聲下同）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七容反）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盈之反漢儒曰匡說詩解人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去聲）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上蔡謝氏（良佐字顯道）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惟不能

知其所用反引興說而汨陳之唯謝氏以說爲庶幾得其用耳

音釋

語錄上蔡甚說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矣汨音骨幾平聲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音釋

泥去聲點平聲掇都奪反教平聲省息井反

蕪詩攷林因所傳攷 猶齊詩字詩浮丘伯 傳之字申培公說號 字詩誤詩齊韓嬰所 作攷韓傳詩或以闕 林或以氏傳齊詩說 代已亡晉詩亡於西 漢晉而韓之傳又北 亦晉闕林北亦一也 今存於詩十篇

朱氏說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

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使并
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音釋

字敬仲漢建武中從謝曼卿受詩學毛序依詩
詁訓傳以授毛萇萇為河間獻王博士封樂壽
伯時儒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王亹乙力反覆
詩洛反冠去声稱擔上諸市反下五故反相抵
譬也逆也件也斜托也揞栝也一說謂技拄亻
按也上作抵音丁礼反下作語王莽傳無所據
這處扶又反繇音ㄋ繇也
安音遷斜也悄也乖弥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音經】陪體名鞏字子固宗元豐為史館修撰擢誠中書令人沿失贊下祠姆莫侯反珩下庚反璜胡光反琚紀餘反瑀于拒反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

之邦國焉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太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礼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與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

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矣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為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也但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音釋

〇中去声〇斷音鍛〇衽音任卧席也〇杜欽字子夏揚雄建始中舉直言拜為議郎〇許氏曰朱子分出大序而別留小序曰必請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後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是謂雎正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國風序關雎麟趾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〇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詩比

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濩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音釋】衡何庚反所以爲平有首尾之物決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法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体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音釋】許氏曰言若螽斯總

胡以不妬忌歸之后妃而爲下文本金氏之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

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自以下諸詩當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爲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欲而於此詩又專以爲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挟而説愈踈矣○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非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芣苢后妃之美也

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

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

可得也此詩以篇中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以爲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汝墳道化

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字可刪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殷其靁勸

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

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摽有梅男女及

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

未安○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美媵

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

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

無怨之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

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

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續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章服制度與它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著遂為謬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握也與

音釋

周禮王后之五路厭翟勒面繢總居二王后之六服褕翟居二所以謂下王后一等者乘服此車服也[illegible]凡言翟者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厭翟者次其羽以厭其本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凡言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繫其本垂為飾繢畫文也王后之總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揄翟畫揄者厭於涉反翟音狄繢音繪揄音遙

〇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

道成也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
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盖一射也王若諸
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侯之
然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爲夫子道成非諸言
之事也然米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名道之成
賤賤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若文王之閒名虞者嘗
之司民也陳氏曰礼記射義示天子以騶虞爲節樂
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毛其實數文王
之仁而不序言也此興治夫声獸陽子曰漢出
嘗説不同令存於廿詩説四家毛最後毛詩
未出説若不以騶質為歟語謂騶虞看來只可解
嘗名以于嗟辭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之官然無
甚意
思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則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
側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
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
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
大繫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
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
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數雖有未當人
亦當憾其所以設令乃不然不知其將皆以強以為

刃箋薄定則以戰於必信明此役又号狄矣術又其而所事具
反上尤冷衙爲當情使也首詩加爲者之蓋頌而不已以於王
捍聲有語君陳此性詩凡從予以甄諭崩其公不得且然是其
也下害以過古之之無小旁之此心亦而偶之自於如者傳公
諭同於對則而時自一序觀若諡動無丈見時默夫拍特會之
法未謳其捕刹偶然篇之之特以懽甚記此則則而弁以書冊
甄當柔上已今無而不失則以是之惡所詩其亦以不耻史不
心之敦者之是賢又爲以適術意名旨書冠故未爲知其依知
動當厚所意使君物美此所具其如獨非於爲至不其有就其
耀去之在而譏美於刺推以多必讓項桓三財於遇此所名人
曰聲敎而一者謚時時之暴知有諸公以術周大於於不諡者
項留故成不疑則也君什其而棄侯有上變以害君歸知鑿然
傳部予舉得於錄之國得真必賢工賂術風鈌埋此人而空發
去沅不是之字有於故入不於用必王之之後也則而推妄以
聲反可其則行辭後而九知取彼其請諸音人今失以恐諸爲
刃冠以特托之之丸作矣而信之弗命君見之乃矣爲人以某
直去不除統人美或固又啓不失以之事以罪斷然男之誰甲
類聲辨陰切絕者書已其其知而罪事皆求不然有子不後宋
偵猶音齒無亦傳不爲深特逆諸其無之可以所不見人乙
對之釋嗜善剛所切諡不有以然諡可春措爲不知信其之

又一○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宜所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

州吁戕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弒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眾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〇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〇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〇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〇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〇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〇旄丘

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陸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思

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

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詩意之閒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哉或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並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

等之實容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湯守而陛
敎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
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拘舟綠衣泉水
竹竽之爲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蕩籠皆然而
衆中之類亦止乎遺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耶正
美懸之雜故特書此以明其皆可以懸懸湛善而使
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衆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
作之也曰苟物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
三百藉若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
曰苟物之言固爲正鐘而發昔史還之說則恐亦未
足爲據也豈有生踏之曲而【音釋】懸才笑反以辞相
可以強合於都武之音也耶貴逸以礼辞責之
賓正也貴請也匪邪也唯淫非正曲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比見○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音釋】鄭氏曰不齒者不与

狙長雅〇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〇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目它未有考也〇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〇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誄者惜

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遇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已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愛君之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荅之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矣序言爲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有狐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以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蕃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以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爲之守邦與之或從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蕃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此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礼之意也[illegible]詩氏曰會男女之無夫家謂未成室家而不得授夫家之田者殺所界反○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

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說同上篇○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illegible]逆去聲左氏傳桓有以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illegible]公五年聃他甘反射音石中竹仲反○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

族焉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葛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今姑從之○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辭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

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兩句得之○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它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令亦誤也○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

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請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若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

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詩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人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并詩之本指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誣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

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illegible]反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五爭事見春秋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莊十四年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乃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

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上同○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以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之詩○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此篇還同序說非是○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齊當作莊○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詩○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

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精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及時以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荅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篇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

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序全非詩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惟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本謂所謂紛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為有據○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与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權輿刺康公

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遊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而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同上○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音釋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左傳陳侯鮑卒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五父而立

厲公五父陳佗也（免音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之說見本篇）○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考）音釋（孔氏曰昭公班信公子）○候人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鳲鳩刺不壹也在位

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刺詩）○下泉思治也曹人

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它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鴟鴞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家有據）○東山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說鑒矣

音釋

孔氏曰克於文公時作魯史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不為頌其能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時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脩周公之基宇也序文首句之繆如此而辭八倍之何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然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說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音釋

公是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

詩

詩序畢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東陽許謙名物鈔音釋

後學廬陵羅復纂輯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

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音釋】雍於用反　豐芳早反　騶側尤反　召實照反　閔音遞　采倉代　比宰二反朗　部古云宋官比因官食也致杜余地亢債何反羅　胡老反　完古蒲反　鎬鼓同　敦侯古反

關關雎七余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

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音釋】

雎[illegible]音疽別必列反樂去聲○語錄王淮上有之雎雖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夏須陽文來也所謂摯而有別也乘居是四箇同居間音閑流幽間幽深而間靜並上聲大有莘國之女地理致異故莘城在汴外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致上聲匡衡字稚圭漢宣帝朝射策甲科文帝朝遷博士給事中建初三年拜相綱紀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孟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音釋】[illegible]備荇菜以事宗廟疏荇李可仲曰黃花葉似蓴周礼四豆之實無荇陸璣疏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薦即[illegible][illegible]去聲下同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反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音釋】冒詩訓以熟而薦之也芼以養注嚴氏曰若之謂爲羹內則若羹注云菜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音釋〕

語錄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倣此逝音聖許氏曰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謂此致皆原於昏姻之正也下理萬物之宜上應此句〔七上〕輔氏曰指在上者而言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

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施以豉反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之貌刈斬也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音釋】厭於豔反　垢古后反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户管反我衣害户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汙煩撋之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音釋】撋文而專反煩撋猶挼挱也挼挱音那挼去上聲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采卷上耳不盈頃音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户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音釋

枲音洗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藥中多用之卷上聲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音釋

爾雅石戴土爲崔嵬土戴石爲岨罷音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

○陟彼砠七余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illegible]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音釋

許氏曰貞靜言識出而不出閨〇訓反覆思文王不置寘傾九反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也君子自眾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音釋

呂氏曰[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衣[illegible]反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音釋 處昌呂反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則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音釋 少詩照反嚴氏曰灼灼鮮明貌毛以謂華長盛謂盛故鮮明洙訓灼灼為盛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音釋

[illegible]按室家家室家人特變文以叶韻爾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音釋

椓陟角反擊也杙音弋說文曰橜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反謂擊撫於地而張置其上也逵[illegible]上聲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履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音釋 芣苢釋文曰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草木疏云又名當道 車尺遮反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袵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袵於帶間也

音釋 貯展呂反盛也 袵入錦反衣際 袺胡給反 襭與擷同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

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

【管程】蔡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許氏曰漢言廣請說讀也江曰永謂沿泝也竦息拱反[illegible]音波刈泌列反泭音孚釋文曰桴州州並同音木曰律竹曰筏小筏曰泭罹音胖發音伐翔撻夫齊反復入聲

○翹翹祁堯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之至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切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illegible]墳謂尾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惄本訓思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傳言飢意而非飢狀○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房魚赬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斬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邇

近不可以燬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音釋 赬淺赤色而勢大[illegible]居[illegible]反音[illegible]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吁下同嗟麟兮。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音釋 䟽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麕俱倫反長知丈反

○

麟之定都佞反[illegible]，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牴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音釋 [illegible]氏曰一曰公子二言公姓三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析音昔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后妃之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音釋 召公奭姬姓或以爲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蠆去賷○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五嫁

反叶無之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掾反許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之多成成其禮也

音釋 媵以證反[illegible]音迓又音[illegible][illegible]娣大計反[illegible]文曰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女曰姪娣女弟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音釋 卜雅爾蘩蒿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沼池之曲渚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

之宮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音釋】公桑公人也之詳蠶室養蠶之室見祭義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亦所謂公桑也【音釋】編步典反遽其據反禮註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覩視將復入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音釋】蠜音樊陸草螽負蠜郭璞云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叶

大　蘋音苹　薸音瓢

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音釋】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鼈腳，故名。惙　鼈，并列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潦音老。○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維筐及筥。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扶甫反。○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音釋】粗，徂古反。菹，側居反。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齊，側皆反。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

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薦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音釋】主婦即宗婦醢呼改反肉醬也又曰無骨為醢凡菹醢皆豆實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音釋】棠今棠梨也伯長也為諸侯之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起例反○賦也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音釋】敗釋文必邁反凡物自敗則如字敗之則必邁反後放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銳反○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音釋】拜[illegible]董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音釋】史記召公得民和巡行鄉邑決政棠下人思之懷棠樹不伐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厭浥濕意
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
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
強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閑之露
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
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
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盧
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
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
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
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
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
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
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
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
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
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音釋
楊氏曰貞無牡禍○輔氏
曰前章貴之以利此章斯
之以
義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叶唐何反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音釋 [illegible]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羔羊之縫叶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音釋 [illegible]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音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

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音釋　閩□□氏曰再言歸哉者不敢必其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音釋　□□反倉□□

○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摽有梅頃筐墍之（許器反）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賦也墍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恩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音釋 賁音谷又則皆反遬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音釋 裯音幬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音釋】汜字書音祀白虎通云未任答君也春秋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伯姬之媵至是始歸若待年父母之國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而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音釋】

懣悶同○東萊曰始則悔蓄中則相安然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叶白茅包叶逋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汙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音釋

本草曰麕類甚多麕其總名也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本反）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音釋

純束嚴氏曰裒而包束之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

符廢反○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音釋

許氏曰此淫奔之詩銳錯簡在此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奴容反與雝叶）矣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瓜二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斤於尺奢二反○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栘也似白楊肅肅敬雝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

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音釋

襛，本衣厚貌，借作戎戎哉意。唐棣，栘。爾雅注：似白楊，江東呼夫栘。一云真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或曰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事見春秋，未知孰是。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

○興也。伊，亦；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音吁，下同嗟乎騶虞叶音牙。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牝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

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此人則眞所謂騶虞矣

【音釋】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音釋】蓬陸佃埤雅蒿屬○語錄鼓各若葭杜也仁在壹發之前壹發五豝義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音釋

與平聲兵頌辭數辭通作數叢與逸與又及也許也從也作上聲讀又也于也參與也作去聲讀故此類兼論去聲

詩卷第一